

经济学应用于语言:方法与路径

□弗兰西斯·格林

语言经济学是处于经济学边缘的一种研究领域,有较强的跨学科性质。这一界定的前提是区别“经济”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经济”,指的是人类的一项活动。“经济学”则指的是分析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这一概念可以应用于对各类主题的分析,这些主题既包括典型的经济变量(如价格、收入、利率)或经济过程(基本为:生产、消费和交换等),也包括其他诸如教育、健康、环境和语言等各类主题。

本文目的是对语言中的经济分析进行概述性介绍,用以探讨不同经济话语应用于“区域和少数民族语言状况研究”以及“旨在改善这些语言状况的语言政策的选择和设计”的功能为重。

语言经济学领域的构建方法

语言经济学领域的构建将涉及两组方法。第一组方法聚焦于语言变量({L})对经济变量({E})的影响,我们用符号({L}→{E})来表示。在这组研究中,经济变量处于因变量的位置。换言之,经济变量才是我们要解释的对象,如人们的语言技能对他们的劳动收入产生的影响这一类话题。第二组方法聚焦于两者的相互因果规律,其中,我们寻求对语言变量的合理解释,如人们的语言行为是怎样对外界条件的转变(比如国际贸易类型的变化)作出反应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组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或“解释性”变量不仅仅局限于标准的“经济”变量的范畴(如国际贸易的类型、相对价格或收入等)。因此,它们中不只会产生({E}→{L})的类型,解释性变量也有可能包含非经济的因素,即({V}),其中一个关键是这些变量对语言变量的影响方式必须在经济学上有意义。换言之,我们可以称之为“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用({V}→{L})E的符号来表示此类研究。

第一组({L}→{E})的方法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应用于语言政策。特别地,它有助于确认那些为保护和改进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RMLs)而设计的政策的经济效应。如果效果显示为积极(即对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改进能显示



■弗兰西斯·格林(Francois Grin)瑞士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经济教授;日内瓦大学语言、培训与经济观测中心主任。

出对标准的经济变量有积极影响),这或许能有助于说服那些原本反对既定语言政策的社会成员(包括媒体人和政治家)去支持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

对那些旨在促进濒危的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语言政策来说,在它们的选择和设计上,第二组方法(包括({E}→{L})和({V}→{L})E两种类型)具有实用价值。依照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可以假定社会成员(包括那些能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主流语言的双语者)的行为是

一种“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体现,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受到一系列的有形(如物质的和财政的)或无形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福利(其评价标准不仅来自物质和财政方面,还有一些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为语言政策提供最好分析方法

以上方法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严格的分析框架,这使位于高端的语言政策决策自上而下与处于低端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分时段来测定的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总体使用情况的变化)结合起来。这样,建立在“约束”和“效用”(或“目标”、“满足”,出于分析的需要,这几个概念所指基本相同)之上的核心模型就可以用更接近社会语言学的概念来重新表述,即用C(Capacity)表示使用一种语言的“能力”,O(Opportunity)表示使用这种语言的“机会”,D(Desire)表示驱使这一行为的“意愿”。其中,能力是通过语言教育实施发展起来的,机会则是通过更适用更方便的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服务而产生或增加的,这些服务降低了使用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去从事活动的

相对成本;而意愿(很大程度上与对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态度是一致的)则借由对语言的形象和合法性(既包括该语言使用者,也包括不使用该语言的其他人群对这一语言的看法)的强化措施得以增强。

上述所有因素都包含在一个从政策到结果的路径(policy-to-outcome path,P-TOP)中,这一视角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语言政策的有效性。P-TOP可以理解成一种精心设计的通用工具,它发生于特定领域的特质的社会语言学事实中。不过也因此, P-TOP的发展或许更关注语言,而其他因素则暂时搁置。然而,对普遍性和一致性的关注仍然是这一语言政策分析方法的核心之一。

语言经济学,不论是上面提到的({L}→{E}),({E}→{L})或({V}→{L})E哪种类型,都为语言政策的事前筛选和设计、事后评价提供最快最好的分析方法。当然,要想正确的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社会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专门知识是必不可缺的。所以说,语言经济学在跨学科的语言政策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尹蔚/译,译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言的经济学、经济语言学与经济学的修辞

——“语言经济学”语源考辨

□张卫国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不同文化或地域间信息交流及经贸往来的频繁发生,语言和经济的关系成为各国学者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汉语学界一般称之为语言经济学。但是翻阅文献,人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称谓还是有多种提法,特别是英文称谓,常见的有: Economics of Language, Language Economics, Econolinguistics 以及 Economics and Language 等。如果将它们严格地译成汉语,依次是“语言(的)经济学”、“语言经济学”、“经济语言学”和“经济学与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研究与此相近,即经济学的修辞。这些概念上的含混,既不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也可能给相关研究带来某些不必要的麻烦,一般的读者或许也会感到疑惑。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几不同称谓加以界定或澄清。

“语言的经济学”提出与兴起

信息经济学家 Jacob Marschak 在考察语言信号传递效率问题时,于 1965 年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这一概念。不过 Marschak 并没有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将其划分成“规范的”和“解释性的”两类,认为前者应关注(语言)通信系统的效率问题,后者则应关注(语言)通信系统的起源和生存问题,进而从语言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引出了对语言的成本、收益、价值和效用等经济特性的讨论。

我们并不否认 Marschak 对语言问题所作经济学思考的真实努力,不过,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渗透,现在各种各样的冠以“某某的经济学”的短评或社论在报纸或杂志上随处可见。因而今天看来, Marschak 提出“语言的经济学”似乎也略带着某种随意性,或者说当初表达了一种朴素的语言经济学思想,因为语言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大大超越了 Marschak 所讨论的范畴。无论怎样, Marschak 的思想加之随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一道催生了语言经济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

根据语言经济学家 Francois Grin 教授的观点, Language Economics 与 Economics of Language 只是书写形式上的差别,二者实质上是等价的。Grin 曾将它们定义为“理论经济学的一种范式,在对表征语言变量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它主要(但不专门地)侧重于经济变量起作用的那些关系”。早期诸如双语或多语对收入的影响、语言和经济关系以及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集中在 Grin 的定义之内的。说到底,它们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或工具把语言作为一个变量、一个参数来分析它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其主要依据是人力资本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属于语言经济学领域,也属于劳动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的研究上。可以说,“语言的经济学”是一种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的关于语言和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分支。

经济语言学与经济学的修辞

经济语言学是语言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撰文称他们受“语言的经济学”一词启发而提出了“经济语言学”,并将它与经济学的修辞相联系,认为经济语言学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语言。

首先,国内学者存在着对“经济语言学”语义溯源的一个误读。早在 1996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John Baugh 在《经济语言学理论的维度》(Dimensions of a Theory of Econolinguistics)一文中就对经济语言学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即经济语言学是“语言实证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求证两类曾被(语言学)所忽视的语言普遍性,一是语言行为,包括言说和读写,都是经济商品,语言的驾驭能力对个人的经济前景有直接的影响;二是语言的发展变化本质上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此后,日本社会语言学教授井上史雄(Fumio Inoue)在从事相关研究时一直使用了“经济语言学”一词。

其次,国内学者也误读了经济语言学的真实内涵。John Baugh 教授明确指出,提出“经济语言学”的主要动机来自他对传统社会语言学解释力度的不满,进而有必要进行一种新的社会语言学的“诊断”方法。也就是说,经济语言学并非像国内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研究经济学语言的语源学,而是指在从

事语言问题研究时至少不把社会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排除在分析范围以外的一种社会语言学。此外,“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高度相关,甚至某些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前者主要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后者则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的视角。

至于经济学的修辞,它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方法论而出现的针对经济学语言所进行的修辞研究。其代表人物是 D.N.McCloskey。许多人(如 Grin)认为,经济学的修辞与语言的经济学不同,前者成果在于分析经济话语和经济学家语言的运用,因而不属于后者的范畴。客观地说,它们二者间的区别的确很大,不能因为它们都涉及了经济学又涉及了语言,就把二者生硬地归为一类,如果说二者没有联系也不确切。Rubinstein 曾指出,语言和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的相关性。经济学的修辞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理论,自然是一个与“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二者相关性”有关的研究主题。McCloskey 更是援引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经济学定义认为,“修辞是语言的经济学,它研究如何在人们无法获得的倾听欲望之间分配稀缺手段。”可见,经济学的修辞也至少和语言经济学研究保持着某种联系。

从广义与狭义加以区分

“经济学与语言”与其说是一个称谓,不如说是一个较宽泛的研究领域。Willie Henderson 等人 1993 年在题为《经济学与语言》的文集里,收集了许多关于经济学修辞的文献;Rubinstein 在 2000 年也出版过同名的文集。Rubinstein 首先使用标准的经济模型讨论了语义性质选择、演化策略对语言意义的影响、语用学中的策略等问题,然后讨论了决策与语言以及博弈论的修辞问题。可以看出, Rubinstein 之所以选择“经济学与语言”为题,一是因为文集里的讨论不仅涉及语言的语义、语用及演化问题本身,还对经济学语言进行了反思。文集分别使用了“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篇名对两类问题进行了区分;二是因为书中内容和传统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没有必然联系。Rubinstein 坦言,尽管是相同的标题,但 Grin 等人的研究和他所表达的兴趣相去甚远。同时 Rubinstein 又强调,文集虽然涉及了几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没有涉及“经济学与语言”这一标题下可能包含的全部问题,“譬如 Grin 等人的研究内容就被忽视了”,这也就是说,在 Rubinstein 看来,“经济学与语言”的研究范围要大于“语言的经济学”。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 Grin 的观点恰好相反。受贝克尔观点的启发, Grin 曾对“语言的经济学”的定义进行了补充,由于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也是‘语言的经济学’的一部分”。

语言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包含的内容非常宽泛,自然在它之下的具体研究方向会有很大不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有了不同的理解或感受。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 Marschak 在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语言效率及其优化的经济学思考; Grin 等人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语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 Rubinstein 是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分析了语言结构及其生成演化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语言经济学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语言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语言本体(包括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或者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关系与语言及言行为的相关性。狭义的语言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广义语言经济学之下具体研究领域或分支的深入。相对而言,本文前面所辨析的几种称谓都属于狭义的语言经济学。借鉴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做法,广义的语言经济学对应的英文可以用 Language and Economics 一词,其汉语称谓可以直译为“语言与经济学”(尊重学界习惯,简称“语言经济学”)。一来以示和“经济学与语言”的区分,二来它似乎更具有包容性。已有纷杂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或与语言经济学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那些相关研究(如经济学的修辞),便都可以统一在广义的语言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语言经济学研究所)

博弈论和演化论拓宽传统语言学研究视野

□美国权

开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语言转向”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学科开始产生相互联系、紧密结合以及相互融合的现象,进而产生了语言逻辑学与逻辑语言学、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等与语言学相关的交叉学科。1965 年由美国经济学家 Jacob Marschak 在 Behavioral Science 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概念。按照 Grin 的观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是围绕着传统“经济变量”和相关问题。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尝试使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语言经济学,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语言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一门交叉学科,或者说语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方法所研究的语言问题。

博弈论的运用 推进语言合作原则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语言哲学家 Grice 在《逻辑与交谈》一文中提出了“合作原则”的理论,其目的是用来描述那些解释交谈话语的规则。为了实现成功的交际,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遵守着一条基本原则,如 Grice 所说,“在谈话的一定阶段,要依照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中可接受的意图或话头所要求的来参与交谈。”即说某种语言的人是由“合作原则”来指导的。博弈论是由 John Von Neumann 于 1928 年最先在文章中给出严格的公式表述的,是数学和经济学的分支,是研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决策主体的理性决策行为以及这些决策的均衡结果的理论,是用来模型化个人间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分析工具。

经济学家 Rubinstein 曾对博弈论与“合作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为,“Grice 的理论本质上是对代理人对自己所认为的他人思考方式的描述。这正是策略推理的定义,而且是博弈论的本质。”“该理论可能也适用于知情代理人与不知情代理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知情代理人采取了一个旨在影响听者的后续行动的行动(不必然是话语),它与博弈论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见,博弈论与“合作原则”在本质上存在着相似性,因此可以用博弈论来对“合作原则”进行研究。

Rubinstein 指出,“如果博弈论要解释现实生活现象,那么,语言现象就是最有前途的候选者了。”“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这是因为,在 Rubinstein 看来,博弈论不仅能解释符合“合作原则”的现象,还能对“辩论”这个不符合“合作原则”的现象提供解释——“这就是给定辩论的长度和辩论者的兴趣,那么,说服原则试图创造一个环境,使得最好地引发信息成为可能。”Rubinstein 使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原则”及他所提出的对“合作原则”作为补充的“说服原则”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合作原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证明了用博弈论工具来解释语言现象的有效性。

数理逻辑法则 解释语言经济原则具有可行性

Zipf 最早提出了“省力原则”,在此基础上, Martinet 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原则”,经济原则可以概括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这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根本性原则。Martinet(1962)和 Zipf(1962)都认为,为实现交际而付出的努力总是跟所传递的信息量成正比的,这是存在于语言经济现象中的一条基

本原则。在经济学中,“经济”意味着以尽可能小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收益。但是,语言学家提出的“省力原则”与“经济原则”中的“经济”和“省力”与经济学中的“经济”有着不同的含义。语言学中的“经济”并不是指说的话越少越好,而是相对于实际效果而言的,“经济”和“省力”本身并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因此,向明友指出,“遵照这些准则(经济原则)来配置言语,言语的效用就能实现最大化,博弈论与“合作原则”在本质上优化配置的、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言语当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经济的言语。指导实现言语最经济目标的原则当然可称为经济原则。”“经济原则不仅体现在语言的演变当中,也渗透到语言内部的各个层面之中。付出的成本低而得到的效率高,这是经济生活的普遍追求。语言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系统,其内部也处处体现这种经济原则,那就是付出最小的编码(包括语码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和语码与语码之间的关系)努力而获得最成功的信息传递效果。”在此基础上,向明友构建了语用学研究中的“新经济原则”,“新经济原则”是对传统经济原则的完善与补充。

Rubinstein 是基于主流经济学精神来建构语言或词语形成中最优化法则的,他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秩序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于语言也是适用的。”而且,他把语言本身看做一个函数,而不是变量,因此可以用最优化选择来“解释自然语言的特性是如何与某种‘理性’目标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Rubinstein 从自然语言所出现的二元关系入手,运用数理逻辑法则得出以下结论:在三个固有前提的二元关系下,线性是最有效的。第一个前提被称为友善指示性,第二个前提是信息性,第三个前提是可

描述的简易性。也就是说,人的语言或思维结构中实际存在着某种线性最优二元关系,即“当且仅当一个二元关系是线性时,它可以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指出全集的任意子集中的任意元素。在标示每一个子集的每一元素上,线性是最有效的二元关系”。那么,为什么在语言结构中——也就是人们的思维结构中——存在着大量的此种看似最优化的(“最经济的”)二元线性关系呢?在 Rubinstein 看来,这抑或是存在一个语言“工程师”,他选择了二元关系的特性,使之可以发挥作用;抑或是演化的力量选择了就其所满足的功能而言为最优或者是差不多最优的结构。那么,人类的思维结构中是否真正存在着使二元关系发挥作用的“工程师”?还是演化的力量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抑或是还有别的原因呢?博弈论经济学家 Rubinstein 以当代经济学中常见的演化论为依据,认为演化赋予语言以意义,并且演化过程生成了语言或人思维结构的线性优化特征。Rubinstein 从二元关系入手探讨了语言的最优化(经济的)结构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说明人的语言结构中存在着二元线性关系的原因,尽管如此,他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数理逻辑法则来解释语言的经济学原则的可行性,也为我们继续语言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语言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研究中的博弈论和演化论来对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经济原则进行分析的方法,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语言学的一次尝试,拓宽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语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语言经济学研究不仅是经济学家关注的课题也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领域,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将为语言学和经济学共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